

西安事變身歷記

萬 耀 煌

(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之) 西安事變雖幸不煩血刃而告收平，然共匪之偽裝合作，與蘇聯之國際陰謀，即隱於幕後，固不盡為世人所警覺，甚至有寄以同情者。楊虎城無論矣，邵力子、李濟琛亦然。此種同情共黨之心理，即中蘇聯之陰謀，亦即為中共擴張勢力顛覆政府作一有力伏線。

日本方面，在此事變過程中，既已盡窺蔣公終必抗日之隱衷，又盡得蘇聯暫無構變之計劃。謀我侵我，遂益肆無忌憚，蘆溝橋之事變，不及一年，卒告爆發，不可謂非西安事變有以促速之也。

抗戰期間，蔣公對於共匪，始終防閑。此種防閑，在今視之，誠可謂為洞燭機先，而在當時，則同情於共匪者，阻抑於內，散謠於外，其國際間無識力與定見者，亦相與而指摘之，遂至演成今日之世局。此皆西安事變後直接之餘波。吾書至此，安得不擲筆而三歎也哉？

——節錄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

編者按：這是一部極富史料價值，貫串盎然風趣的名著，承萬耀煌先生允由本刊登載，並將珍藏照片交本刊製版(下期刊出)，不僅提供讀者一項重大獻禮，尤使本刊編者，深感榮幸。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，張學良、楊虎城昧於事理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居然挾持統帥，軟禁中樞要員。邵元冲先生被戕，錢大鈞將軍負傷，釀成轟動世界，徒為親者痛仇者快的驚人事件。其影響國脈民生之重大，於孔祥熙先生大著一章，及萬耀煌將軍之前言中，約略可見。

為使讀者明瞭當時事態之嚴重，兼以閱讀便利起見，編者僅根據史料，對萬將軍大著中若干重要人物，稍加註解。

- 一、著者萬耀煌將軍：字武樵，時任第二十五軍軍長，兼第十三師師長，及後歷任第十五軍團軍團長，陸軍大學及中央軍校教育長，湖北省主席等要職。
- 二、蔣鼎文：字銘三，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，西安行營主任。
- 三、衛立煌：字俊如，陝甘寧晉四省剿匪總指揮，抗戰時任遠征軍司令長官。
- 四、陳誠：故副總統，時任軍政部長，第四集團軍總司令，抗戰時任武漢衛戍總司令、第九戰區司令長官，湖北省主席。
- 五、朱紹良：字一民，甘肅省主席，抗戰時任第八戰區長官。
- 六、陳繼承：字武鳴，原任武漢警備司令，事變前奉調鄂豫陝邊區主任尚未到任，因往西安請訓，遂亦被張楊扣留，回京後即奉調中央軍校教育長。
- 七、蔣作賓：字雨岩，曾任陸軍次長(總長黃興)，我國第一任駐日大使、駐德大使，事變時任內政部長。
- 八、錢大鈞：字慕尹，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，兼侍衛長。
- 九、陳調元：字雪軒，安徽、山東省主席，時為軍事參議院院長，卒於任上。
- 一〇、郭寄嶠：第九軍軍長。
- 一一、張冲：中央委員，抗戰初曾與楊杰同往莫斯科公幹。
- 一二、孫蔚如：第卅八軍軍長。

前言

一、三十年前的十二月十二日，領袖在西安爲張學良及楊虎城所規持，以領袖一身繫國家之安危，此「西安事變」實爲國家民族之災難。領袖平日愛護張學良如子弟，張竟受共匪之煽惑，而使國家蒙受空前之損失。迨張楊在閱讀領袖之日記及有關文件後，方才幡然悔悟，而由張學良於十二月廿五日護送領袖回京。益徵領袖謀國之苦心與人格之偉大。今以中原未復，我全國上下更應信仰領袖，服從領袖之領導，而一心一德爲反攻大陸而奮鬥。

二、三十年前的十二月，耀煌奉令率部進駐潼關

- 一三、開封劉主任：指時任豫皖靖綏主任劉峙（字經扶），駐開封。
- 一四、端納（Donald）：澳國人，蔣委員長的顧問，亦曾擔任張學良的顧問。
- 一五、蔣百里：字方震，保定軍學校校長，抗戰時任陸軍大學校長，爲我國軍事思想家，軍學泰斗。
- 一六、吳金彪：幫辦江西軍務善後事宜，九江鎮守使。
- 一七、段芝泉：北洋三傑之一，曾任執政段祺瑞的號。
- 一八、馮華輔：北洋三傑之一，曾任代總統，馮國璋的號。
- 一九、程潛：字頌雲，抗戰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、參謀總長。
- 二〇、馮玉祥：字煥章，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。
- 二一、于右任：監察院長。
- 二二、何敬之：軍政部長何應欽的號，現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。
- 二三、唐孟瀟：抗戰時任首都衛戍總司令唐生智的號。
- 二四、何雪竹：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的號。
- 二五、賀耀組：字貴巖，時任參謀次長，抗戰時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。
- 二六、晏道剛：字殿樵，侍從室主任、西北剿總參謀長。
- 二七、劉多荃：第四十九軍軍長。
- 二八、蕭贊育：委員長侍從秘書，現任立法院立法委員。
- 二九、汪日章：侍從室第一處第四組長。
- 三〇、葛武榮：侍從秘書兼機要室主任。
- 三一、毛慶祥：侍從室組長。
- 三二、張文白：張治中的號。
- 三三、張學良：西北剿匪總部副總司令。
- 三四、楊虎城：陝西綏靖主任。

，準備渡河入晉，並奉命至西安晉見領袖，適逢事變，現以當時身經之日記，公之於世，以爲三十年紀念。此日記，因身被拘，於文字上容有未當，茲爲存真起見，仍不加潤飾。

十二月九日 晴

奉旅團長專車赴西安，西北剿總交際科長周文章來迎，謂奉張副司令命請我夫婦住西安招待所。遂命各旅團長住花園飯店，我夫婦寓西京招待所二一號，蔣鼎文、衛立煌、陳誠、朱紹良、陳繼承夫婦、蔣作賓、李基鴻均住此處，錢慕尹來晤，謂委員長明午召見並午餐。晚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及各處長作東，譙東北軍將領及

十二月十日 晴

奉召來此之軍政要員，住在招待所之將領全體被邀，餐後楊虎城請看戲，僅我因準備部署部隊行動而未去。將星雲集，此爲西安多年未有之盛會。

團長以上將校於上午十時四十分乘車赴臨潼華清池，委員長行館。委座召見我，詢問部隊行動，隨即召見副師長盧本棠，謂「曲阜之役，我很記得，並垂詢家事及所讀何書」。詢參謀長馮凝在歐洲考察要塞心得。詢兩旅長六團長考部方法，並訓示剿匪步驟要領，訓話時間甚長。委座在召見之前，先閱每人經歷與考語，召見時所詢非常扼要，訓示亦針對每人缺點指正。午餐

時有蔣鼎文、衛立煌、錢大鈞及我與十三師將校參加，委座主席，餐後每人發民國廿六年日記本一冊，說明此日記，每週有預定表有反省表，每月亦然，後又講剿匪要訣。銘三陳述「要穩紮穩打，不能限以時日」，委座點首稱可。並說大家可以在此沐浴。

華清池在臨潼縣城南郊約兩里，驪山北麓，亭臺樓閣，水榭花園，富麗幽雅，委座行館在焉，侍從人員及侍衛均居此，溫泉浴室數間，建築設備均現代化，水滑溫暖合度，貴妃池舊址陳設尤新。

歸途留心公路兩側警戒極嚴，步哨而外，每數百步有騎兵四名，全副武裝，乘馬背立於公路兩側。

入城謁見張副司令學良，相見甚歡，再訪晏殿超（道剛），晚赴楊主任虎城，邵主席力子公宴，東北軍西北軍將領均來參加，蓋委員長召見訓示剿匪步驟要領。東北軍將領心領神會，西北軍將領性格頗有不同，前者失去家鄉頗感沉悶，後者榮耀鄉邦，大有揚眉吐氣之概。公宴後殿超又邀聚於其私宅，有邵元冲于學忠朱一民蔣銘三衛俊如張伯常與余。

十二月十一日 晴

命馮參謀長率領旅團長赴咸陽，部隊由潼關陸續至咸陽集中準備點驗。蔣百里師由德國歸來，寓西京招待所，天冷衣薄，我夫婦陪同選購狐裘兩襲，寬裁縫製，均余妻長隨負責辦理。陳雪軒師（調元）知我有平涼之行，對部隊禦寒皮衣等非常關切。晚應張副司令之宴，惟張往臨潼赴委座之宴，陳誠、陳繼承、陳調元，衛立煌等亦赴臨潼，故張邸之宴由楊虎城、邵力子代表主席，同席有蔣兩岩、蔣百里師、蔣銘三、朱一民、于學忠等，散席將告辭時張學良始歸，氣色不甚佳，辭色亦不正常，似受委屈者。

我們回到招待所，樓上樓下都是中央要人，

彼此相訪熱鬧異常。吾妻與陳武鳴夫人每天均有人請客，今晚在米春霖家，至夜一時始歸，謂街上隊伍往來，警戒較前兩天尤嚴，蔣銘三笑曰：「西安為剿匪中心，中央大員多集於此，戒備當然嚴密，何足為異。時蔣已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，衛立煌為陝甘寧晉四省剿匪總指揮，我為縱隊司令，指揮四個師赴平涼，先在咸陽受蔣銘三點驗，約明晨啟程，我先赴咸陽點驗十三師後隨軍赴平涼。當晚臨睡，周科長來告明日出發汽車一切已準備妥當，彼特來告，似甚關切肯負責任。」

十二月十二日 晴

天未明，人聲鼎沸，聞撞門聲甚厲，驚醒，披衣而起，長臨亦醒，開門一看，見武裝士兵佈滿各室門口，我急將門緊閉，外面用槍托撞門，又用鎖匙開門，我將鎖扭住不放聲，我夫婦用力頂門，始離開而去撞二一五號，聲音漸寂，我夫婦又用床舖抵門。初判斷為兵變搶掠，天明後當有正式部隊平亂，必可無事；但撞門同時槍聲四起，間有機槍聲，即招待所周圍亦有槍聲。旋由窗戶見有整齊部隊與小汽車在街市上往來，哨兵仍極鎮定，警戒嚴密，知是有計劃的行動，臨潼方面，委座安全實地憂慮，同席招待所要人必均被捕，我夫婦豈能倖免。又見有汽車到招待所，又見擔架抬人出去，知道必有人再來捕我夫婦，遂將床舖還原，衣服整理好，余妻恐開門時有槍擊危險，要我略避，一間臥室，一間儲衣室，一個衛生室，何處可避？余妻堅要我儲衣室小立，用衣服掩護，妻坐於當門以準備接受危險，至十一時有持鎗開門聲，妻即開門，一軍官持槍對準余妻，問「萬軍長在何處」？余立出聲應曰：「我在此」，又問：「有槍嗎」？我說：「沒有」。經搜查後由三人擁余夫婦下樓至大餐廳，蔣作賓、蔣方震、陳調元、朱紹良、陳誠、陳繼承夫婦、衛立煌、李基鴻、郭寄嶠、張冲、蔣鼎文等均沉默難坐，武裝士兵鎗刃持槍環立，我夫婦

入廳，衆目驚視，默默無言。我夫婦坐在陳雪軒（調元）衛俊如（立煌）之間，俊如說：「你們何以此時始來，我以為你們不在此」。我告以經過，俊如說：「聽他們私議說萬軍長在辦事處，去抄查辦事處的回報說萬軍長不在，頗為吃驚，所以再去搜查」。陳雪軒、蔣兩岩最沉靜，陳辭修單坐一張椅子，監視較嚴，雪軒、一民均吸煙，問說幽默話。監視的營長似寫了報告送出去，過了幾十分鐘，有人來謂張副司令請萬軍長，我起立穿大衣戴帽將行，妻堅要同往，我力阻不必，「我有辦法，你放心」，俊如、銘三、一民均力勸止。有兩軍官持手槍挾余上汽車馳往新城，下車時遇何柱國及王以哲，昨天我們是好朋友，談笑風生，此刻他二人看了我一眼俯首而去，我被押到楊虎城的衛隊室，進門看到盧道生（本棠、我的副師長），禿頭着無鈕扣軍服，相視默然，數分鐘後有人來謂：張副司令請萬軍長，行至楊虎城的小會客廳，尚未就座，張進門拱手說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」，坐後張說：「武樵不必怕，對你無惡意，對任何人都無惡意，只對委員長不重，使他受微傷」。我說：「委員長在那裏，傷在那裏，重不重？我想去看看」。他說：「傷不重，他的火氣很大，我還不敢見他，你何必必要見呢！我想稍緩另選一地請他休養」。我說：「委員長關係太大，請副司令注意他的安全」。他說：「絕對安全，只是政治主張不同……」他又說：「我們提出八大主張」，念了一遍說：「只要委員長接受我們的主張，我親送委員長回南京，一切是非聽國人公論」。我說：「我是軍人，副司令所說的八大主張都屬政治問題，我不敢置詞，至說到民意，十年來關內十幾省我都走遍了，走的都是鄉村，直接同百姓接觸，這些百姓提到蔣委員長，無不出自真誠熱烈的擁戴，尤其雲南西康邊地蠻區，連國民政府都不知道，但對蔣委員長則敬仰如神，我所說的，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情形，副司令這次舉動，是中國歷史的大變

，我希望副司令爲國家民族與個人的歷史着想」。他說：「兵諫的事，在外國很不平常，只要委員長聽我一點點要求，我一定親送委員長晉京」。他說：「你的軍有那幾個師？」我說：「我只知道歸我指揮的有四個師，詳細情形還不知道，我直屬的第十三師，奉命到咸陽集中，前天開始運輸，是否完全到達，尚不知道，這一師官兵追隨委員長十多年，患難與共，意志堅強，奔馳萬里，轉戰全國，艱苦備嘗，什麼危險都經過，什麼都不怕，如果對他們用武力，雖十倍兵力也解決不了他，糜爛地方他們可不負責任。」我又說：「副司令此舉是非如何我不敢說，我知全國軍隊除一小部份外，都對委員長愛戴與忠誠服從的，十三師是其中之一，如果處理不善，恐怕不祇一百個師與副司令爲難」。我想張對我特別注意，就因爲十三師進駐咸陽，對他的威脅最大。我又說：「我更希望副司令不要造成西班牙第二」。他說：「我不惟對十三師不用兵，即對任何部隊都不會用兵的，我只要委員長聽從，仍擁戴爲領袖以抗日，政治悉聽從國人主張，如不能貫徹，願作西鄉隆盛」。他說：「十三師調與平如何？」我說：「我此時無意見，但想 委員長既受傷，請副司令讓我去看看」。他搖手堅決的拒絕說：「不可以，以後再說」。我說：「委員長的安安全全關係國家民族，請副司令注意」。說話到此爲止，他起身以送客，我也起身告辭，他送我出客廳，告訴一軍官說：「好好照顧萬軍長」。仍然回到衛隊營官長室。聽了張學良的話，我一時感嘆甚深，張一派共產黨的口吻，想中毒已深。此時飛機多架在上空盤旋低飛，聲音甚大，監視我的便衣，佩手槍的衛士，都出去看飛機，我才與道生談話，知本軍花園飯店辦事處被搶一空，副官郭雨卿遇害，道生身上被搜掠。此時對面房間頗有人往來，邵力子、何柱國、王以哲、張漢卿先後到對面房間去。錢慕尹的隨從哭哭啼啼進我的房間，我說：「放堅強些，不要哭」。他說：

：「錢主任受傷在對面衛隊長室，當天未明時，錢主任聞槍聲驚起，即往 委員長住宅奔馳，正下階，叛兵射擊不許前進，轉身上階受傷，彈從背入由肩出，倒地被執」。又說「蔣孝先蕭乃華被害，委員長聞槍聲，從後垣上山，至十時許始見叛兵擁 委員長上車，馳往西安」。我最關切的是 委員長行邸情形，已經獲得大概。旋張學良到我室來立談，他說：「委員長火氣大得很，誰也不敢同他講話，他現已到了新城大樓，我請邵力子前去勸慰」。張去後，王以哲何柱國來，我們坐在坑上談話，何沉默不發一言，王大發牢騷，口出怨言，我對其詞言，毫無心細聽，更不願同他多辯，僅以我這幾年所見所聞概略告之：「這幾年 委員長辦廬山峨嵋訓練，就是爲抵禦外侮復興民族，想以川滇黔爲民族復興根據地，自廣東事件復員以來，對日的軍事準備，國防工事都在準備中，到洛陽，到太原，準備入綏，大批空軍集中洛陽，命閻錫山、傅作義於百靈廟收復後，立即攻擊商都，收復綏東六縣，閻先生不贊成，前不久 委員長飛濟南，飛太原，陳辭修奔走於綏遠太原，我奉命率部由潼關渡河入晉，只知道是抗日，前大(九日)因綏東問題不大，閻先生又不贊成進攻商都，乃決定先安內然後攘外，所以調大軍先剿匪，這些實際情形，都可證明 委員長無時無刻不是作抗日打算，且委員長爲國家最高統帥，一言一動大局所關，抗日雖勢在必行，但豈能隨便告知大眾，洩漏最高機密嗎？」他聽了我這話，似乎有點感動，心氣非常和平，又談部隊情形，與張所問相同，他們最感威脅就是十三師進駐咸陽，且不知道中央軍如何調動。我更告訴他，十三師跟隨 委員長十餘年，對委座信仰極深，東征西剿無役不從，長途數萬里，轉戰全國，意志堅強，團結力甚固，原調綏遠，正在潼關待命，前日方知先剿匪，故改調平涼，現在咸陽集中，他們到咸陽認爲附近都是支軍，如果今晨有大軍去解決他，或者未作

準備，但恐怕只能予他小小的損失，他們如果知道 委員長和我有難，恐怕只有糜爛地方，雖十倍兵力亦莫奈之何？我與他談話，一面乘機打聽 委員長的情形，一面以十三師的指揮官(我與道生)都在被扣，此時羣龍無首，必須有人出去，才有辦法，因此他問我有無辦法，我說：「除非派人前往告誡」。他問派何人去。我指道生說：「派他去」。他說：「我們向副司令進言」，何王去後，我即告道生說：「你出去立刻要做的，(1)報告何部長劉主任，委座在西安新城大樓，身體尚安，錢主任受傷不重，中央要人均被扣在西安招待所，(2)部隊情形分報何、劉，並聽其命令，(3)張的八大主張，最要者爲聯共抗日，(4)要受十三師歷史，救國家，(5)不要問我生死存亡，你當然執行師長職務，(6)以後凡我的手令手書或親筆或蓋章，概作無效，不必理會，你只照你責任，應幹的去幹，(7)咸陽環境不明，如果萬一無辦法，可向漢中或安康方面行動，(8)如果有武力壓迫必拚命抵抗，絕對不許有一人繳械或投降，必須切記」，監守的人本來很嚴，因張王等人來和我自由談話，他們都到門外去了，得此機會，趕快把我意思告訴道生，剛說完，張學良又來了，安慰我說：「武樵，這次事只要求 委員長，對任何人無惡意，對你更無惡意，你放心好了」。張去後，我告訴道生，「他們對十三師在咸陽，感到威脅很大，你出去考慮是攻是守，或他移，要看清環境敵情，西安城是不易攻，咸陽能守對他威脅極大，孤軍困守是無援的，就是要下最大決心，曲阜之戰是一例(道生曾因曲阜成名)，咸陽城內如有敵人，那就趕快撤離」。此時似有人進來，又說一句：「好自爲之，勿以我爲念，轉告官兵」。話畢，王以哲何柱國復來，謂張副司令允許派人去咸陽。此時王何忽有所悟說：「這不慮副師長嗎？」蓋前日宴會中兩次見面，故不認識。我說：「是的」。他的態度立現猶豫，有不願之色。我說：「部隊無長官

，可能立刻發生危險」。王辭云，何陪坐，默默然相視。繆徵流來安慰我，王持楊虎城親筆條子！「盧副師長准予回防，沿途放行」單條紙一張，蓋楊的私章，連同八大主張宣言一紙交道生，王以車子送道生，與道生別時不能多說一句話，彷彿生離死別，相視無言。很奇怪他們未注意命盧副師長回部隊做什麼，似乎只是爲他們傳達八大主張，這與我的部隊何干？究竟王以哲是否真放道生是一問題，我的生死與委員長相共，無所顧慮，心所不安者乃同患難之官兵耳。道生去後，他們要爲我安置住處，我說：「請仍送我回招待所」。三人商量結果，仍派人押返招待所。

我由新城押回西京招待所，下車進到大餐廳，正遇上點名，首喊陳誠，次爲朱紹良，兩人都起身將走，衆人都站起來，我大聲報告：「委員長無恙，現在新城大樓，慕尹受傷但不重」，監視者立刻阻我再說，我想告訴大家的也不過是這兩句話。再點名喊萬太太，見我即喊萬軍長，他們喊我軍長比喊陳兩兩位名字似較客氣，事實上對我是臨時喊的，名單上恐怕沒有名字，點畢仍押往樓上二一室臥房，已午後三時許矣。原存室內衣物蕩然無餘，區區本無所惜，只廿三年至廿五年日記六本化爲烏有，數萬里征塵，許多計劃命令各種資料損失之，實無可補償，實覺可惜，再想我夫婦及許多友朋的生命，尤其領袖的安全，都在不可知之數，從此演變下去，國家的民族前途堪設想嗎？余妻悲憤異常，極力安慰。劉沛高（偉）保定陸大同班同學，特來安慰，劉去後，余妻謂：你往綏署不久，晏慶翹來了，說「武樵已經看管，不知在何處」。「我當時暈過去了，他們給我一點水喝，我的心跳幾乎發狂，陳老師蔣百里師所有的人勸慰我，直到點名我仍無知覺，看你來了我才放心」。又說：「我們要死就在一起，你再不要離開我，他們要你去，我死也要同去」。又說：「我從來沒有什麼宗

教信仰，從現在起求神默佑，明年吃素一年以報神恩」，黃昏前張學良來，見我夫婦拱手說：「萬夫人，對不起對不起」。余妻答曰：「身爲囚犯，還有什麼對不起」。張無言，余妻又說：「我一婦女，從不參加政治，爲什麼亦受囚繫」。張連說對不起而去。

六時許送飯來，每人白飯一碗菜一盤，妻粒米未進，我勉吃半碗，入夜那能睡眠，原有暖氣設備未燒，天既冷每人僅一床毛氈，夜半開對門蔣雨岩先生呻吟不止，疑有病，余妻力排衛兵阻止前往看視，蔣先生腹痛發燒大汗，原來昨已有病，藥尚未被搶，余妻拿藥持水爲之服藥，一夜三次，照料至天明始較好。

這一夜只聽衛兵行走聲，交班聲，房門不准開，余妻強要開，祇留一隙，每班必開門點數曰：「兩個」，或數分鐘探視一次。

十二月十三日 晴

余妻一夜未眠，天明即到蔣雨岩先生室內照拂服藥外，不能行動一步，九時許，王以哲、何柱國兩人來，形色微帶張惶，余意必有事故。王謂：「盧副師長昨已到咸陽，據安參謀長俊才電報，盧副司令、馮參謀長表示可開與平，但旅團長均不願，表示絕不接受。如委員長軍長不出來，我們非拚命不可」。我昨日曾示意盧副師長如何應付，並告訴他，我個人生命毫無關係，如果殺，也可說死於國難，可以對得起全體官兵。對得起祖宗父母，對得起國人。我想道生回部必將我的話轉達參謀長旅團長，所以憤怒是當然的，目前道生不能不敷衍安俊才，如果一切準備好，必能照意去做，此時我對王說：「你們打算如何辦呢？」王說：「現在副司令有命令，十三師着開與平武功待命，開拔與到達日期隨時具報」。用的是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命令紙，總司令蔣中正，副司令張學良署名。我說：「你們派人送

去，何必拿來我看呢？」王說：「副師長回去沒有攜帶軍長命令，僅有安參謀長轉達副司令命令，無怪旅團長不聽命令，除非軍長下令，他們不會服從的」。我想這兩個笨蛋，不要說我對道生已有示意，即令沒有，囚禁中被迫下令，他們也不會相信。我問：「你們有沒有部隊向咸陽壓迫？」王、何二人半晌無言，我說：「如有武裝部隊向咸陽，他們必起而自衛，就是有我的命令，必不聽從」。王始說：「十三師在咸陽正築工事，咸陽警戒嚴密，交通斷絕，因聞旅團長以下都異常憤激，且咸陽爲西安對西北交通孔道，軍隊往來甚眾，容易發生誤會，總部已派孫蔚如部前往接防，希望十三師調往與平武功」。我說：「如此當然勿怪他們要構築工事了」。我想孫蔚如部開向咸陽，則與平武功必有部隊共同包圍，我要找機會使部隊知道全盤情況，乃說：「命令可以下，派誰送去呢？」王說：「只有派你的部下送去，我設法去找他們」。於是我下令曰：「本兼師長未回部隊以前，師長職務着盧副師長代理」。又於總部令上尾批：「即遵令迅速開拔報總部」。他們又要我加上一句，「軍長數日之內回部」。他們持此而去，試問有效果嗎？何柱國有智計，似有難言之苦，始終不發一言，王以哲頭腦太簡單，焉能成大事。

當何王進來同我談話，余妻衝出房門，到左右各房去看同難的人，何王不能阻止，衛兵見兩位軍長無表示亦不敢阻止，只有跟隨監視，我們談話時間很長，余妻遂走遍每室，又幫助蔣雨岩先生服藥後始返，從此交通打開，各室可隨時往來，衛兵亦不能阻止，但有監視跟隨耳。

傍晚，張又來一次，每室慰問，今天的飛機，在西安上空盤旋甚久。余妻今日略進飲食，愁悶仍未稍減，不是爲自己，乃爲我及同難諸友所可能遭遇之危機也。（未完待續）